



仁仁
1409
4



明口口3
1.409
4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甘泉江 藩纂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五十五年丙戌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君鼎受歷算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歷學

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文又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劄進呈稱旨旋以省親乞歸里戊子

特命來京巳丑五月

駕幸熱河至密雲

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

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對曰

皇上此法精妙簡便臣法不可用

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

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進以地上有朦氣差以人目

視之有卑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也又

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

上復問地圓出何書對以髀算經曾言之

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時厚耀

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
召入南書房

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

指示

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卽以西洋定位法開方
法虛擬法寫示又

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

上用規尺畫圖卽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

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故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

嘗

召入至淵鑒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

徧觀

御前陳列儀器

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熱河

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

旨曰

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

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三
三
修算法彀成至

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彼矣乃

命厚耀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

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菓等克什癸巳書成

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丙

命賜帑銀著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

擢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仕所著書有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及天文厯算諸書又有春秋長厯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一門爲補杜預長厯而作其凡有四一曰厯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戴堦厯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厯議春秋厯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厯古以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厯正月朔旦

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
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麻元三曰麻編舉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
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麻存以古術推
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麻則爲辛巳朔乃古術
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
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
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
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巳巳

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
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
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麻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
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麻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
精於麻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
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
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戢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貲喜讀

書蓄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
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
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累試南北闈不售乾隆二十
七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召試授中書後十年始成進士改主事旋授吏部員外
郎與修四庫全書

欽命改翰林院編修君生而頎長美鬚髯酒酣耳熱縱
論時事則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

無否也不善治生家事皆委之僕人坐此貧不能供饘
粥以至責戶剝啄之聲不絕於耳而君伏案著書若無
事者然後乞假游西安卒於巡撫畢沅署中君始爲古
文詞及官京師與笥河師戴君東原游乃治經究心訓
故著有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
勉行齋文集十卷戴園詩集三十卷

賈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
年試於泰州病經宿而卒藩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

田祖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
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三千餘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
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錮疾喜怒失中
君事之曲得其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友
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
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
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

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
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
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
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
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
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責育
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
注選知縣襍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
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

國朝漢學劄記卷七
七
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遂
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
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未疾終
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潘家與君然燭
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潘取史文
核之一字不誤也潘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
從容謂潘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
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
入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

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
二十餘年藩坎珂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
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
金匱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
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
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
藏於家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父恂字于九號蔗畦

國朝漢學自元詩卷一
本
拔貢生官至安慶府知府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號松
泉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又好碑版文
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有瀟湘聽雨錄二卷韻岐五卷
松泉集六卷德量少承家學勵志肄經既長與同郡汪
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
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
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
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
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
鄒緝履以繼養殮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
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
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詣究儒墨
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
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
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
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

三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筇河先生皆招至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呂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

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大聲心怦怦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

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

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
閻百詩梅定九胡臯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
亭林始闡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
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
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
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
曰問禮君情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
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

人曰周禮天神地元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
東嶽地元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元世俗必求其
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
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
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
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
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
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眾仲劉訓導端臨李進
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二五
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涓灑之奉嘗
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臉之事不任僕婢
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
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
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
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
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
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齏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
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齏使素不以學問名

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
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
年因校勘

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
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
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
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卽與君定交日相過
從嘗謂藩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
近日患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

國朝漢學自序卷一 三
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
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
上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
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
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
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
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
哲未足多於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
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

失恃貌是流離托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
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
道輻軻余受詐與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
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
戚戚無權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
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櫻羸疾慮損天
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
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
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

國朝漢學自序卷一
三
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
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壁
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
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
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
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
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
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
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

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
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夫齒嚙顏盡成臯狀跬步才
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
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
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
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
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紉袴儒冠誤身聞
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
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

下尚有重泉食茶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 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兩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高宗純皇帝南巡

召試

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父世暮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爲神童年十六爲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歡心體夙清羸疊遭大故飯蔬食淡哀毀過情臥病不起卒

國朝漢學自序卷十
年五十有五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戴山以躬行實踐
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子中朱止泉之緒
論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
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
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
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
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
也

鍾襄

鍾襄字保其一字菽崖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
相善共爲經學旦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
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交游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
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
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徐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木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
子弟讀書者必羣起講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
牧乃棄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

口暇則誦讀恆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憩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卽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君沒後無子婦

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詎以上塚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頃婦醒遽入廚取廚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明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燾

汪光燾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韓懷部
郎諱棣與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生王
光祿西泚錢詹事竹汀為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
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黃稗釋一篇
其說曰孟子五穀章不如黃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
不成則不如黃稗之草其實可食按黃之說凡五說文
黃草名也爾雅莖黃菘蔕注云一名白蕒玉篇蕒茅始
生又黃桑也莖黃也廣韻蕒秀詩靜女章自牧歸蕒傳

云蕒茅之始生碩人章手如柔蕒傳云如蕒之新生是
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
玉篇稗秣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戴侗六書故稗
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蕒害稼後漢書光武紀建武
三十一年陳畱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
之似穀者是也但蕒稗之蕒當為蕒而非蕒按說文蕒
英也爾雅蕒英註云蕒似稗布地生穢草則蕒之狀可
識莊子秋水篇蕒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為稗米
也釋文引司馬云稗米小米也李云稗草也則蕒之實

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菑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菑稗釋文作菑薛李云二草名又云本又作稊稗而爾雅釋文云菑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是也則菑稗或作稊稗或作菑薛斷不作菑稗是菑英之菑不同菑黃之黃明矣說文禾部無稊字或缺耳稗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稊說文稊不成穀也稗無稊訓稊亦無稗訓以稗爲稊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稌也亦無稗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

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稊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稊稗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稊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榆莢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莢是菑莢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莢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亦作莢而不作稊可見凡本更生皆爲莢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稊亦當作柳莢而不作柳稊矣生莢之莢不得誤爲稊則稊稗之稊亦不得訛爲莢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

載晉蕃夙患哮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寧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卽能闡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未之見也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

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而使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藩問喪禮往覆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凌廷堪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煇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一正歲卽棄書學賈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
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
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鹺使置詞曲館
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雋校得脩脯以自給
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
江爲華氏贅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
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游京師
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
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

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
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背一目而
妻亦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恆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
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
延之課子得未疾終於歛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
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
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
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
卷肄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

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
不習大事本未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
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
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
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
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澐兩先生
友明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
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
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

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
胡穉威孔驛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
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
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才地矜物恂恂君子
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製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
聞君沒徒步至歛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
簾中攬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
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
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一卷將謀劖劂可謂不負

師門矣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
殯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
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
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
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
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
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
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
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

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
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
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
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
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厯算無所不
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
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
人乾隆丙午舉人已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
官詹事府少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

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
人傳等書貞吉名大壯一字竹廬甘泉人昭武將軍之
裔也以世襲起家官至安徽參將病廢回籍日讀古經
注疏尤精於歷算律呂之學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
人嘉慶戊午科解元乙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廣西
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人為漢儒之學篤志
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
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之中不屑為世俗
之詩文者也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讀周官經

時有所得著周禮獻疑七卷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
疑亦近時有心之士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甘泉江 藩纂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嗚咽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卽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一
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義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

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三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歐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冤既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不

究心焉。忠端遺命以葢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羲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薑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

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桂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鏞，大鍼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遂南歸。甲申之難，赧王立國，大鍼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羲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

命跟踰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義所居之鄉也宗義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杭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殺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乘亂以濟私致干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

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慙頌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義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遣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最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

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
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
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以
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節而宗義
軍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義拜於
牀下宗義出撫其眾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
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司卿朱大定
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
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

德孫奭爲內應會

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
宗義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
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
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
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
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
寨諸營官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
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

然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羲失兵無援與尙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歷法而已宗羲之從亡也母氏尙居故里

章皇帝下

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

聞宗羲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船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

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羲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琦島不得請宗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泊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卽行剪除宗羲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畧卽宗羲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羲名捕者益急宗羲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羲潛至鄞以計脫

國朝漢學自存言卷八
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羲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羲始奉母返里門復舉蔽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請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為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為偽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為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

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羲從思之宗羲次韻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羲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為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

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羲為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爛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羲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羲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

致乃請

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
文又延宗羲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
宗羲之弟子宗羲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
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
以置我矣宗羲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
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
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
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

書但肆謾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
乃闖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窳要國
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羲曰是
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
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
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羲性耿直於友朋中多不少可
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
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
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

國朝通志卷之八
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為至論
及選明文或謂富黜方域文宗義曰姚孝錫嘗仕金元
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
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
著述年逾八十尚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
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
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閣若璩問尚書而答之者
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
孔勻者截為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定書

孟子師說四卷因葢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
子以舊聞於葢山之說集為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
百四十四卷宏光紀年一卷龍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
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紀一卷紹武事紀一卷四
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
山興廢一卷沙定洲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
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一
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假如一卷回歷假如一卷氣
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書又有今水經

國朝漢學自明言卷六
四明山志台巖紀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四百
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續宋文鑑元文
抄以補呂蘇二家之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畧姚
江逸詩自著年譜明存待訪錄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
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詩歷四
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存詒
書一卷言王佐之畧崑山顧絳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
復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宗義以
古文自命有志於明史雖未預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

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
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
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
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
也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皋
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皋羽之身世
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
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
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

國朝海內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一
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
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
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
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
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
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溱之弟濟刑
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

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卽炎武
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
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日十行
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
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
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
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
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崑
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

國朝漢學自序卷八
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炎武兵部
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沈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
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
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辭不赴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
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偽作
商賈由嘉禾竄京口遂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
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
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
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

沈之水恩之婿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
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
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
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
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十
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
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
北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下戊戌遍游北都謁長陵以
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游

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
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
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
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
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
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銜
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
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
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厯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

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
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
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
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
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
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內不茗
可也蓋以蒺藜苗佐餐以子待茗故有此語
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錫履主館事以書招

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薦之乃
貽書葉學士訥庵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
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
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
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
則吾未之聞矣崑山相國元文弟兄炎武之甥也尙書
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

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
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
之竈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
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
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
子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
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
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
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

國朝漢學自元言卷八 四
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畱
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
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謁其曲折與平日所聞
不合卽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
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
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
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
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
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

學者諱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
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况東林覆轍
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
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
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
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
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
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

國朝漢學自序卷八
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
鷗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
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
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
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
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
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
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

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日記成之後客有問於子曰有明一代囿於性理
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
頽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間
百詩胡朏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
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子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
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
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
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客曰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疏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闢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偽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

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啟之萊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瞽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況若據四書釋地曲護紫陽拙明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

乎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浪礪灘之上窺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黷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眾當

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尙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救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熏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

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復响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雷都位號
唐桂二主併爲竊據續編卽

欽定明史亦倣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是
以祁彪佳能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祁熊之流也
今子不尊

聖人至公之心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予曰
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